

《老子说了什么》之—— 上古社会的“堕落”（上）

■李德元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庄子在《天运篇》中借老聃之口有云：“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淳一；尧治理天下，使民心有了偏爱；舜帝治理天下，使民心充满竞争；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变诈。”在庄子看来，上古社会民心淳一质朴，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以致民心越来越欺蒙狡诈，社会越来越堕落。而这个“堕落”的过程似乎如老子所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或者说失道、失德、失仁、失义、成礼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从远古原始部落到地域性国家确立的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所历经的五个历史时期。

道的时代——母系氏族部落。母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形态。在那个时代，人类以采摘和渔猎为生计，为了自存的需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因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必须集体协作，才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由于没有剩余产品，亦无私有观念。没有剥夺和占有，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部落的大事共同商量，给予民主。人们过着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的生活。其生活情景就如庄子所云：“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止，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马蹄》）这样的社会，按易中天先生所说：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权利；女性首领先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这种关爱就是原始人道主义，也就是后世人们所崇尚的“道”。

德的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随着生

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犁耕的出现，制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社会的主导权由女性转到男性方面。由此母系氏族部落解体而变革为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与母系氏族部落在社会关系上，最大的区别是母系氏族部落成员都是以个体身份与部落发生关系。而在父系氏族公社中，其成员是以父权为中心的个体家庭为基本单元与氏族公社发生关系。于是权力首先出现在家庭内部，进而扩充到家族，进而扩充到整个社会管理，社会由此进入权力社会。但这种权力的基础是当权者在生产活动中因其劳动能力而获取的主导地位。权力的使用主要是对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这种权力社会，按易中天先生的说法是“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这个半权力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权柄还不是指挥刀，充其量是一根木棍而已，权力还没有生杀予夺之权。统治者并不是靠暴力来剥削压迫被统治者。而是依托自身特有的技能和发明的工具（武器）帮助族人获取更多的收获，统治者在其提高劳动生产率当中获取部分剩余产品。用现代语言之，他所获得的是知识产权的红利。这就是德。德，得也。古汉语“惠”（德）字，是“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之意。用现代汉语言之，“德”就是帮助别人实现梦想，并在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远古时期，统治者要想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就得扩大再生产。而要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在人的劳动技能和人口规模。通过帮助族人掌握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方法，提高人的劳动技能，是内涵扩大再生产；通过改善本族的生存条件，鼓励女人多生孩子，提高婴儿的存活率，增加人口规模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或通过优惠政策和良好的生存条件，

吸引外族人迁居本族群，增加人口也属于外延扩大再生产。“德足以怀远”（《素书》）其意在此也。这种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内涵性的，还是外延性的，都表现为对人的重视和对人力的爱惜。“恤民为德”（《左传·襄公七年》），怜惜人民就是“德”，怜惜人民的目的是为了“得”，这就是远古氏族社会“以人为本”思想的经济基础。按“以人为本”的思想治理社会就是“德治”。

仁的时代——氏族国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分工的实现，社会进入了氏族国家时期。国家是少数人依靠暴力统治多数人的机器。一旦成立则要求人民遵守既定的秩序，保护自己的国家免遭他国的威胁。所以，要形成国家凝聚力，必然要求国民有共同的价值认同。这种被认同的价值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对象。可以是神、是图腾，也可以是祖宗。中国古代社会选择了祖宗作为氏族国家价值认同的对象，即全体国民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把血缘关系之中所包含的以亲情为基础的情感抽象出来，成为意识形态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

“仁”在氏族国家的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意义。“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左传·襄公七年》）怜惜人民就是德，使自己的心正叫正，使旁人的心正叫直，德、正、直三者都集备了叫仁。这里所说“仁”是对统治者的要求。这应该是在国家成型的初期，部落和民众的力量对初生的君王体制还有一定的制约能力，要求国君体恤人民，自己以身作则，公平执法。这种政治遗风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一直保持到共和国建国前。

“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一》）；“仁不怨君”（《国语·晋语二》）。“爱亲之谓仁”则是要求氏族国家内部的人民要以血缘认同为基础，互相爱护，生死与共，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仁不怨君”就是尊重君王的权威，而不要抱怨国君，更不能犯上作乱。这里所说的“仁”应该是氏族国家体制逐步成熟，统治者已取得绝对权威之后，对民众的教化，也可以说是统治者对民众进行的最原始的爱国主义教育。

到了孔子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十分尖锐，“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孔子目睹当时封建等级制度日趋动摇，社会变革有加无已。认为要维护封建社会的道德，必须强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秩序。故《论语》有云：“其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可见，孔子的“仁”就是孝悌。而孝悌的目的并不在孝悌本身，而在不犯上作乱。在家庭中养成了一种孝悌的习气，将来到社会上自然不会轻易犯上作乱。不犯上作乱，就无臣弑其君者，子弑其父者。《论语》中讲到“仁”的有百余处，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他总是随事指点，随意发挥，似乎没有主旨。但统揽全篇，就可见孔子的用心，就是把“孝悌”作为维持氏族国家宗法秩序的伦理基础。孔子把“孝悌”作为“仁”之根本，就是要把宗法伦理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把宗法组织与封建国家组织结合起来，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维护宗法国家制度。这就是孔子的“微言大义”。

综观之，可见“仁”在封建氏族国家立国之初，是原始民主力量对君王治理国家道德的要求；进而成为实现国家内部认同的道德标准。随着封建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为了维护封建宗法体制的道德秩序，“仁”被孔子发展成以“孝悌”为基础的君（父）权至上的政治思想。

联墨双修的内在魅力（下）

联墨双修 应追求笔墨精神

■余庭良

“联墨双修”讲究文以载道，墨以传情。书法的本质是书写性。笔墨技法要靠千锤百练，人文情怀要靠尊闻行智。要做到五个不脱离，既不能脱离“汉字”；不能脱离“毛笔”；不能脱离“书写性”；不能脱离“传统文化”；不能脱离“艺术本质”之美。一切艺术之所以动人皆离不开一个“真”字。

书者，要有“五匠精神”。即泥瓦匠，接地气；篾匠，会格口；木匠，会取材，弹墨线，多才多艺；铁匠，能淬火，会锤炼；石匠，石上生花，稳健隐喻。工匠精神，最质朴又鲜活的匠人精神，但不是写工艺字。书存山岳气；画治众生心。画入山色里；书存古气中。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法要讲：“用笔美，结构美，章法美”。用笔美，在于执笔运笔手法，手法不对，则笔法不精；结构美，在于字法形态构成；章法美，在于艺术符号出彩。

学好楹联书法，要精读三本书（以文化人、既“通三关”）：1.中国书法史；2.文学、国学方面的书；3.哲学、美学方面的书。（通“三关”、讲“三美”“四大能力”“四字五决”“六法”“六戒”“七句话”）。

我们讲书法的基本功,其核心密码在于四大能力：驾驭毛笔的能力；驾驭墨法的能力；驾驭章法的能力(字形、行气、字眼、留白、通篇构成和谐)；驾驭书法用辞的能力。窍门在于:多读、多临、多写、多看。那么,书法审美、神采、味道在何处?全部涵养在“古、雅、韵、逸”四字“五诀”里。解读：

一是，笔墨之美。精美在于挥毫。点画线质决定高下。下笔有由，静水流深，笔墨萧散意率真。意在笔先，掇划笔尽意远，描绘悬崖勒马，势险履平。如同司机驾车、转弯、调头、换挡、控油；如同打乒乓球手势、手动动作；如同厨师炒菜，知味停车，色香味美。好的零配件可组装一部好高档车，否则是一部“小四轮”。笔法翻宣适度，起、行、收，三过其笔；（线中段的质感与力道，节奏与神采,不能忽视）。提按绞转,力重味厚,凡同必异。笔法是书法最精髓的,最难的.心正则笔正。用笔讲用中锋是书法之宪法，是用笔之根本大法。

二是，气格之雅。巧妙在于布白。笔法、字法、章法、墨法，关注单个字和字与字，行与行，知白守黑、空间分割，边角余料。“造字眼”是一个好的书法家能力的表现。文、款、印乃书法作品三大要素。书作通篇看章法、字眼、留白、款识，是否砚田乐事，书舞同势，书脉同正，书哲同理，明阴洞阳、智圆行方，虚实变化，开合呼应，乱中求治，治中求乱，寻绎跌宕，静简平和。力求做到：书文相糅、刚柔相济、质妍相合、动静相宜、奇正相生，雄秀相融。技法、心法、道法自然。粗犷不粗野，生拙不笨拙。讲法度，主要处理好：“尺度”“速度”“力度”“厚度”的关系。

审美，是一个书家的核心竞争力，一种品质和修养。要想把书法写出神彩，文约理贍，尝试九种方法：①大小长短。②平正欹侧。③减省连结。④收放伸缩。⑤疏密匀豁。⑥开合向背。⑦避让有就。⑧参差错落。⑨凡同则变。审美能力，决定水平高低和感知力，是生命力最感动的画面。

三是，文辞之韵。至乐莫如读书。画写真崇妍美；书宣情尚古今。翰墨弘文，笔墨情趣。以德入书，以学养艺。文心向雅，吞吐大荒。读书人不一定写字，写字人必好读书。在古人看来，写字再寻常不过，就是熟能生巧。“先文而后墨”，故舞文弄墨。并不是会写字就成文化人。文化、文脉、文彩、文韵、书道同修，书同境界，书诗同韵。自古以来就倡导：知书识礼，文人之书，文人之画，文人之诗。文墨济美、文运亨通。

四是，心灵之应。书是君子之艺。笔端俊逸，纸上风流，翰墨逸飞，抱朴守真。一切唯心造，书当造乎自然，书以疏欲风神，会心处不在远。风神景气随胸臆；世品文格带性情。重性灵，写心，丈量着艺术审美界点。书为心画，书隐同喻，书乐同道，书情同真。作书养气,意与古会,书香满屋,书斋门望。正如王船山论句曰: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以追光蹊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此语道出了中国艺术最高理想和最高成就。妙哉！

五是，时代之仪。“笔墨当随时代”。积学贮宝，与时俱变，“结字因时相传”。在传统正道上深入地实践体会，破与立。用现代书写语言，成功诠释古代经典。不仅要求宽度，更要求深度、厚度、高度。

遵道而行，尊闻行智、谢赫“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模移写。这是中国书画重“神似”区别于西洋画重“形似”的法宝。此外要防止犯六种错误：①不耐寂寞，急功求利（戒，臭铜味）。②不学理论，闭门苦练。（戒，偏执教条）。③一爆十寒，乱投师门（戒，浮躁与贪婪）。④不读碑贴、厚今薄古（戒，跟风，不讲笔法）。⑤临帖不精，自己乱画（戒，邪门歪道）。⑥排斥异己、骄傲自满，容不下批评（戒，无法无天）。放弃了“境界”与“静界”，奴化了艺术。根本就不知道人格，人文，大于能力。蒋万怡先生有副讽喻联曰：“朝朝暮暮希图墨摆，眼球频博，好评而渐失；字字句句总费磋磨，劣作耻登，赞誉反犹加”。

总之，书之法、书之美、书之声、书之情、书之韵、书之意、书之气、书之味、书之神、书之势、书之舞、书之道，在于制造矛盾、化解矛盾、平衡施治。谓之，古雅唯尚，古拙唯上。古意唯妙，古趣唯神。所以说，万象尽在一管中，如醉如梦如幻。书法的秘诀在于游于艺，虚而实，变则通。心灵之境、简约之境、淡雅之境、寂寞之境、拙丑之境、虚幻之境、字外之境。画取形，书取象，笔取势。写字，写生、写意、写情、写心。涵养书艺，文墨济美，砚田乐事，尚见彦淳。我总结概括七句话：读帖——和帖谈心，不二法。笔法——心摹手追，变则通。留白——空间分割，造字眼。虚实——明阴洞阳，化矛盾。宣情——天和人一，意法气。弘文——文以载道，游于艺。读人——人品谦吉，成一家。

>>> 文化视点

为“忧天” “自扰”辩

■周运动

笔者从事应急管理工 作，常常因为担心多，操心重被好友戏谑“杞人忧天，庸人自扰”。我说，忧天和自扰，本来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一般人还做不到呢，把我们应急管理人称作“杞人”和“庸人”那是过奖了。

古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商代到战国初期的一个诸侯小国，在周围强邻的压迫下多次迁徙流亡，最初在今河南省杞县一带，后来迁到今山东省新泰，后又迁至昌乐、再至安丘一带。国祚断断续续延绵了1500多年，直到公元前445年，亡于楚国。杞国多经磨难而造成了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忧虑和恐惧是真实存在的。据《左传》，鲁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意思是：某天夜晚，所有的星星都消失了，忽然，天空中下起了流星雨。流星雨砸到杞国一带，落星砸毁半个国家，大火连烧三个月。故经历过此事的人，总是害怕天再塌下来。知道了杞人的苦难历史，你还认为其忧天是无来由无根据吗？

庸通用，中庸就是持之以恆的人生成功之学。古庸国，先秦文化的发祥地，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的地域辽阔的大国，建都上庸，名曰方城，存国1700多年。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严重灾荒，庸国想趁机获得进入中原的机会，发兵东进。楚庄王随即联合巴国和秦国，前后夹击，最终灭亡了庸国，即是历史上有名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故。据《古代战事考》“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说明庸人尚武善战，是当时秦楚极为忌惮的战略对手。自古以来未有不亡之国，如果仅以此来贬损庸人，说庸国人自己作死，自取灭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杞国和庸国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虽然皆为楚国所灭，但是富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的杞人和庸人并没有消亡，而是融入了楚国各地,楚国也因并杞庸而后崛起,“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其中的楚才当然也包括杞地和庸地之人。

随着中华民族的深度融合，杞人和庸人早已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早已化为中国人的骨血精髓，被后人不断传承和发扬。无数志士仁人把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

忧天是价值观，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自扰是方法论，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自觉。西汉大文学家匡衡为什么凿壁偷光？东晋名将祖逖为什么要闻鸡起舞？工农红军为什么要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自扰就是为了摆脱安逸与懒惰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以图自知自觉、自警自醒、自砺自强。人不自扰必然走向自醉自迷、自暴自弃、自生自灭。

忧当其忧，不避其忧，小不忧则成大忧，终成祸患；扰当其扰，不烦其扰，小不扰则成大扰，自不扰必被他扰，终陷困扰。我们应以杞人的忧天精神把工作的重点、难点想细一点、深一点、远一点；以庸人的自扰意识大刀阔斧地扫除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以忧天为剑，以自扰为犁，为实现和谐新衡阳作出更大贡献。

谭民政读南岳之④

“为虎作伥”原出自南岳

■谭民政

有个成语叫“为虎作伥”，说的是被老虎咬死的人，他的鬼魂又帮助老虎去伤人，称为伥鬼。比喻助人为恶。这个成语源自唐末文学家裴铏所著传奇小说《马拯》，故事的发生地在南岳，情节如下：

唐代长庆年间，有个叫马拯的人，来到衡山祝融峰，拜会伏虎禅师。人得寺来，只见殿堂庄严洁净，供果食品香气洋溢，银制器皿排列整齐。佛榻上坐着一位老和尚，白眉如雪，面相质朴，身材魁梧。

老和尚很高兴，对马拯说：“请您的仆人替我去一趟县城吧，买点盐和乳酪。”

仆人下山后，和尚也不知去向。不久，另有一个名叫马沼，也独自登山来此。见到马拯，马沼惊问方定。他说：“刚才在途中看见老虎吃人，不知是谁家的孩子。”讲到被害人的服装，正是马拯的仆人。马拯大惊。马沼又说：“我远远地看见老虎吃完人后，脱下皮，穿上禅衣，变成了一个老和尚。”

见了老和尚后，马沼说：“正是这个人。”马拯告诉和尚：“马沼上山时，看到我的仆人已被老虎吃了，这可怎么办呢！”

和尚很不高兴：“我这地盘上，山中无虎狼，草里无害虫，路上无毒蛇，林中无恶鸟，别听他们乱说。”但是马拯仔细观察他的嘴巴，上面还留着黑红色的血迹。

晚上，马拯和马沼睡在食堂里。他们把门窗顶牢，将蜡烛点得通亮。深夜，突然听到庭院里老虎怒吼，用头反复猛撞门扇，好在门扎实，才不被撞开。

两人吓得浑身发抖，点上线香，虔诚地叩拜食堂里的泥菩萨。过了很久，泥菩萨吟了一首诗：“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畔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

马拯和马沼琢磨唐诗的意思，若有所思：“寅属虎，寅人就是老虎，栏中就是井。午为马，指我们。艮畔金，指银子。下面两句就不清楚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和尚来敲门，叫他们起来吃饭

喝完粥，两人商量说：“和尚守在这里，我们怎么下山？”于是对和尚说：“井里怪怪的，快来看！”等和尚朝里探头的时候，两人一齐用力，把他推入井中。和尚立即变成老虎，在井里挣扎，咆哮如雷，两人往里丢了几块大石头将其压死。

下山途中，已近昏黑。遇到一个猎人，在路边安上弓箭，然后爬到树上的棚子里。他说：“山下不远处，有老虎作恶，你们何不到我的棚子里来？”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一窝蜂来了三五十个人，有僧人有道士，有男有女，有唱歌的跳舞的，来到弓箭前，怒气冲冲地说：“早晨两个贼人杀了禅师，现在正要追捕他们，竟然还有人抬起弓箭来对付我们。”把弓箭上的开关拔掉后，扬长而去。

两个人听了这话，就问猎人是怎么回事。猎人说：“这些都是伥鬼，是被虎吃掉的人，鬼魂又为老虎开道。”问猎人的姓氏，说是姓牛进。两人恍然大悟，说：“泥菩萨的诗下句印证了：特进就是牛进，将军就是这只老虎。”于是劝猎人重新张弓搭箭。

不一会，果然有一只虎，咆哮着走过来。前脚触动弓箭，中箭而死。刹那间，刚刚过去的那班人，蜂拥而回，伏在死老虎的尸体上，哭得很伤心，说：“是谁杀了我们将军啊？”

马拯和马沼怒斥他们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下作鬼，被老虎吃了，我们为你们报仇，你们不但不谢，还敢恸哭，哪



齐白石画的南岳祝融峰

有做了鬼还这么死蠢啊？”

现场一片寂然。有只伥鬼说：“我们都不知道将军就是老虎哩，听了您这一席话，才恍然大悟。”于是对着死老虎一顿臭骂，感谢而去。

天亮的时候，二马与猎人分了银子，各自回家。

《马拯》的作者裴铏，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多记神仙怪异之事，虚实结合，情节生动，构思精巧，叙事委婉，文笔华丽典雅，代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主要特点和最高成就。他的文集《传奇》也是唐代“传奇”小说的命名依据，并为中国文学中“传奇性”一词的引申来源。《传奇》后来失传，好在《太平广记》《岁时广记》《类说》等古籍多有征引。宋代陈田夫《南岳胜集》也录有这个故事。

虽然这个成语带有贬义，但它的内涵体现了人们对恶行的鞭挞，充满着正能量。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几点启示：一是南岳自古知名度很高，有识之士纷至沓来，文人作品也依托名山来增强可信度，扩大影响力。二是南岳古代虎患猖獗，甚至成了“精怪”，是因为那时生态好。现在老虎已在山上绝迹，我们更应保护南岳脆弱的生态环境，增添名山的秀美。三是南岳山上的两只“大老虎”，一日之内就被正义人士打掉，说明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四是人为虎作伥者也不是十恶不赦，在教育警戒之后，一旦醒悟，也能成为积极因素。